

延坐取一石敲火煎茗香味可愛日將夕僧讓菴與廣見卧自
上其松上有一大巢僧即入巢內聞念蓮經聲甚清亮逡巡又
聞罵詈云此隊畜生今作毛類傷於物命令世人恐懼速令歸
林麓不得輒出去廣見潛窺之乃群虎豹弭耳伏地受令而去
及曙下松來相尉廣見知其異人乞就奴事之僧曰自此百見
草枯四絕人烟非坐主息處因曰莫幾否相携溪畔有稻百來
株收其穀挪三二合來挑野菜和煮廣見食後令回去得也
送至洞口謂曰坐主所食茶與菜粥平生即不闕食矣遂尋路
從洞出回至本院已月餘乃邀徒衆再往竟失洞所在廣見號
自新

顯異

見佛顯化之異者

梓潼見佛之異

釋氏通鑑

東漢明帝永平三年梓潼帝君嘗言予受業報為印池龍羈於
積水之下連年旱虐水復為泥身既廣大無穴可容烈日上臨
內外熱惱諸鱗甲中各生小虫啣齧困苦一日晨涼天光忽開
五色雲氣浮空而過中有瑞相紺髮螺旋金容月瑩山靈河伯
萬衆稽首讚歎權喜聲動天地天香繚繞隨處生春予乃仰首
哀號乞垂救度萬靈諸聖咸謂予曰此西方大聖正覺世尊釋
迦文佛也今以教法流行東土隨教化身將往中國爾既遭逢
宿業可脫予乃身自踴躍入天光中具陳往昔報應之理世尊
答曰善哉帝子汝於向來孝家忠國又復憫世生護持心因果
未周仇敵相爭以人我相肆興殘忍遷怒于物業債當償今復
自悔欲求解脫汝於此時復有冤親之想與夫嗔恚愚癡念否

予聞至理心地開明內外罄然如虛空住自顧其身隨念消滅復為男子得灌頂智予皈依焉

博學

僧有廣博學問者

無最論佛老折姜斌 釋氏通鑑

北魏孝明帝正光元年帝加元服命沙門道士講道於禁中時沙門曇無最與道士姜斌對論帝曰佛老同時否斌曰按開天經老子西入化胡佛充侍者明是同時最曰老子周何年生斌曰定王三年生敬王元年八十六西入化胡最曰吾佛以周昭王二十六年生穆王五十三年入滅自佛滅後至定王三年凡三百四十五年老子方生及敬王元年老子西游則佛滅已四百三十一年矣相去懸遠化胡無乃謬乎斌曰佛生周昭有

何文記最曰周書異記漢法本內傳並有明文時侍中劉騰宣敕曰姜斌論無宗旨宜退席又問開天經何從而得可及來及取至帝命群臣詳定真偽蕭綜李寔等一百七十人讀訖劾奏曰老子止著五千文今姜斌所據文詞鄙俚宗旨乖謬罪當惑衆制可將抵以刑派文奏解斌特派馬邑

道安言佛道二教釋氏通鑑

北周武帝天和四年法師道安善弘法武帝禮敬之勅住大興寺是年三月召名儒僧道百官於正殿帝昇御座親量三教優劣至四月初勅又廣召道俗令極言陳理又勅大夫甄鸞詳佛道二教定其先後淺深鸞乃上笑道論三卷五月帝又集群臣詳鸞之論以為傷其道九月道安慨之乃作二教論十二篇以救形之教教稱為外濟神之教教稱為內若通論內外則該

彼華夷若局命此方則可云儒釋以儒道九流同屬儒宗為外教以釋之窮理盡性為內教詳闡正義奏之于朝帝為張賓構讚意在排斥佛教及覽安論其議遂寢

慧淨以老子曰道問倒永通 釋氏通鑑

隋煬帝大業四年始平令楊宏率道士名儒入智藏寺啓會義法筵命法師慧淨與道士余永通論義淨問老子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且道體一故混耶體異故混耶若體一故混則正混之時已自成且是非道生若體異故混且未混之時已自成二則二非一起矣通茫然不知所對無言而罷

釋慧淨論道之先後 釋氏通鑑

唐高祖武德八年... 莫於... 三座擬敘三宗召三教學者雲集... 王臣悅服又... 言

道能生佛佛由道來曰佛出周初聃生周末相去三十餘年所經三百餘載豈有昭王時佛而退求敬王時道哉道士曰靈寶經有太上大道先天地生鬱勃洞虛之中煒燁玉清之上是佛之師也乘曰五帝之前未聞天尊之道三王之季始有老聃之名漢景已還方興道學窮今討古道者為誰案周易一陰一陽之謂道此理數之道何能生佛豈有頭戴金冠身披黃褐鬚垂素髮手執玉琀別號天尊居大羅之上獨名大道治玉京之中山海之所未詳經史之所不載大羅既烏有之說玉京本亡是之談謬之甚矣言畢下座舉朝屬目道士一衆默然而退

樊法師弘帝德守戒行 釋氏通鑑

唐太宗貞觀二十二年六月帝在玉華宮召樊法師見於玉華殿帝以法師德業冲博欲令罷道共康庶政對曰玄樊伏惟陛

下經緯八紘之畧崇闡雍熙之業天之所授無假於人一也崇
儒尚德薄賦輕刑九州四海咸遂安逸此又聖心自化無假於
人二也深仁遠洽四夷貢獻此又天威所感無假於人三也檢
猶為患帝王莫制陛下御圖一征傾巢倒穴故知有道斯得無
假於人四也高麗小蕃湯帝喪軍而返陛下提兵振旅俘馘數
萬故知由主無假於人五也天地交泰祥瑞皆應德而至無假
於人六也陛下縱復須才令亦伊呂多矣玄奘庸陋何足以預
之至於守戒緇門闡揚遺法此其誠願伏乞天慈終而不奪帝
曰師既欲敷揚妙道亦不違高志

釋靜春與道士辨教釋氏通鑑

唐高宗顯慶三年八月李榮在洛宮中帝問
僧老子化胡

云道士王浮與沙門帛相對論每屈浮遂取漢書西域傳擬為
化胡經又搜神記幽明錄等亦云王浮造偽之過復與李榮辨
難數番榮屢辭屈榮又云大道老君皇帝所尚汝何起自西戎
而亂東夏泰云如來出現彼處為天中我皇御宇此間為地正
佛法有屬委以皇王有感必通何論彼此後屢微難以夜深乃
散明日帝令給事王君德責李榮之論義無咎由是失曆令榮
還梓州道士之望唯指於榮及其對論失言舉宗落彩時泰以
才辨見知復以賦詩稱賞上即勅所司敬愛寺可以泰居之及
泰入寺頻登榮觀云

僧法明論化胡經必偽釋氏通鑑

唐高宗總章元年召僧道會于百福殿定奪化胡經真偽百官
臨證議論紛紜僧法明曰老子化胡成佛之際為作華言化之

為作胡語誘之耶若作華言則胡人未善若作胡語則既傳此
土須假番譯未審化胡經譯於何代筆授證義當復為誰於是
舉衆愕然無能應者公卿列辟咸服其切當忻躍而罷勅搜天
下化胡經焚棄不在道經之數既而道士栢彥道等奉表乞留
詔曰三聖重光玄元統叙豈忘老教偏意釋宗朕志款還淳情
存去偽理乖事舛者雖在親而亦除義符名當者雖有寬而必
錄自今道經諸部有記及化胡事者並皆削除有司條為罪制

神光法師論佛法廣大釋氏通鑑

唐玄宗開元二年帝宣問左街僧錄神光法師曰佛於衆生有
何恩德致捨君親妻子而師事之說若有理朕當建立說若無
理朕當削除奏曰佛於衆生恩過天地明踰日月德重父母義
越君臣帝曰天地日月具造化之功父母君臣具生成之德何

言佛並過此乎光曰天能蓋不能載地能載不能蓋日則照
晝不照夜月則照夜不照晝父只能生不能養母只能養不能
生君有道則臣忠君無道則臣佞以此而推德則不全佛於衆
生恩則不爾言蓋則四生普覆論載則六道俱承論明則照耀
十方論朗則光輝三有論慈則提拔苦海論悲則度脫幽冥論
聖則衆聖中王論神則六通自在所以存亡普救貴賤皆携唯
願陛下回心敬仰帝悅曰佛恩如此非師莫宣朕願回心生
敬仰

僧一行推大衍數撰曆釋氏通鑑

唐玄宗開元九年四月朝廷以麟德曆不驗詔禪師一行改撰
新曆行推大衍數以應之道士邢和璞謂太史令尹愔曰一行
其聖人乎昔洛下閎造太初曆嘗記曰八百年後當差一日必

有聖人糾正之今年期差滿而一行推數以糾數家之繆罔言不誣矣惜亦以為然

僧懷海作百丈清規釋氏通鑑

唐憲宗元和九年正月百丈懷海禪師示寂春秋九十五謚大智禪師師年歲離塵三學該煉依附馬祖與西堂巖同入室時馬祖之門會學千百二大士為角立焉及祖沒師往新吳百丈山玄徒輻湊師雖臘高凡作息必與眾同均嘗謂一日不作則一日不食僧問如何是大乘頓悟法門師曰心地若空慧日自現若垢淨心盡處於生死其心自在畢竟不與虛幻塵勞蘊界和合迥然無寄去留無礙一坐心如木石相似不為五欲八風之所漂溺即主及問如何得自由去師曰如今得即得對五欲入

不緣而照亦如香象渡河截而不過此人天堂地獄所不能攝也師每說法竟大眾下堂乃召大眾回首師云是什麼師以禪宗自少室至曹溪多居律寺說法乃初立禪居凡具道眼有德者曰長老學眾無高下並入僧堂置十務寮舍每用主領一人營眾事其後叢林日盛當代宗師從而廣之今所謂禪苑清規者備矣

僧賈休獻詩釋氏通鑑

唐昭宗乾寧元年禪月大師賈休以詩謁吳越王錢鏐有一劍霜寒十四州之語鏐今改作四十州乃可相見休曰詩不可改孤雲野鶴何天而不可飛乃入豫章之西山後入蜀謁王大王蜀僧齊己幼捐俗依為山及仰山慧寂禪師住豫章觀音已公為總轄庶務有粥䟽曰粥名良藥佛所贊揚義冠三檀功標

十刹更祈英哲各遂願心既備清晨亦資白業其後居西山金鼓示寂塔尚存焉龍盤乃其書堂

八思巴制衣字元史

帝師八思巴者土蕃薩斯迦人族欵氏也生七歲誦經數十萬言能約通其大義國人號之聖童故名曰八思巴少長學富五明故又稱曰班彌怛歲癸丑年十有五謂世祖于潛邸與語大悅日見親禮中統元年元世祖即位尊為國師授以玉印命製蒙古新字字成上之其字僅千餘其母凡四十有一其相關紐而成字者則有韻關之法其以二合三合四合而成字者則有語韻之法而大要則以諧聲為宗也至元六年詔頒行於天下遂升號八思巴曰大寶法王更賜王印十一年請告西還留之不可乃以其弟亦魯合魯為

博識

僧有廣博知識者

惠遠識循 晉書

盧循字子先安帝時為征虜將軍廣州刺史雙眸罔瞳子四轉善草隸奕碁之藝沙門惠遠有鑿裁兒而謂之曰君雖體涉風素而志存不軌後循通孫恩謀後遂敗滅

道安多聞廣識以釋為姓釋氏通鑑

前秦主苻堅建元十五年道安法師既住長安大弘法化初魏晉沙門依師為姓故姓各不同安曰所莫尊於釋迦也應沙門宜以釋為氏今稱釋氏自安始也安多聞廣識雖古器象文安皆識之

惠琳稱黑尤宰相釋氏通鑑

南宋文帝元嘉三年沙門惠琳善談論帝與議朝廷大事遂參
權要賓客輻湊琳遇賓客填咽喧涼而已孔顛慨然曰遂有焦
衣宰相

跋摩知帝王修行之道釋氏通鑑

南宋文帝元嘉八年天竺求那跋摩帝有肯促之赴京正月至
金陵引對帝遊勞殊勤時召之問道一日問曰寡人常欲持齋
不殺以身應物不獲所願師幸教之摩曰道在心不在事法由
已不由人且帝王所修與匹夫異匹夫倘不克己苦節何以為
用帝王以四海為家萬民為子出一言則士庶咸悅布一善
政則人臣以和形不夭命後不勞力則風雨時若百穀滋繁以
七持齋齋亦大矣以此不殺利亦多矣安在較半日之食全一
然後為私濟耶帝撫几歎曰俗迷遠理僧滯近教如師

之言可論天人之際矣帝自是尊之為師

釋法琳著喻箴陳佛化之益釋氏通鑑

唐高祖武德九年帝復以傳奕疏頒示諸僧時釋明粲乃作決
破傳奕謗佛毀僧事八條釋法琳又著十喻九箴破李仲卿十
異九迷之謬門下典儀李暉改著內德論三篇皆陳佛化之益

釋元奘探大乘秘奧釋氏通鑑

唐太宗貞觀七年三藏元奘自離唐抵罽賓大林以至麴閣國
與胡商八十人渡旃伽河彼俗以人祀天奘與諸商被執將戮
奘以祭儀大風作塵沙漲天晝日晦冥彼眾震懼以奘為聖人
遂釋之至中天竺遇大乘居士為開瑜伽師地入王舍城止那
蘭陀寺寺七寶所成僧以萬數奘從上方戒賢論師窮探大乘
秘奧日益智證

焚法師周遊西域釋氏通鑑

唐太宗貞觀十八年冬焚法師歸自西域師往還一十七周遊
覽百有餘國十九年正月丙子焚法師齋經像歸于京師留守
房玄齡館于弘福寺以表闕帝壬辰焚如東都二月己亥見于
儀鸞殿帝曰師去何不相報對曰當去時表三上以誠願微淺
不蒙諒許無任至道之至乃輒私行專擅之罪惟深愧懼帝曰
師出家與俗殊隔能委命求法惠利蒼生朕甚嘉焉固不煩為
愧但念山川阻遠方俗異心惟師能達也帝因廣問雪嶺以西
印度之境玉燭和氣物產風俗八王故迹七佛遺蹤並博望之
所不傳班馬無得而載者焚既親游其地記憶無違隨問而對
皆有條理帝大悅曰師所經一百餘國可盡撮其山川風俗撰
西域記以遺後來不亦美乎焚奉詔將罷帝謂侍臣曰昔符堅

稱道安為神器舉國尊敬朕觀法師詞吐溫雅風節貞峻非徒
不愧古人實過之遠甚司徒長孫無忌曰誠如明詔道安雖高
行博識然弘法之功固不如法師躬趨聖域討論衆妙究探宗
極矣時車駕將問罪高麗問法師之還期暫引見及對談論不
覺日暮帝曰忽忽言不盡懷欲共法師東行省方觀俗指揮之
暇別更談敘可乎對曰玄焚遠歸兼有疹疾不堪陪駕帝曰師
向能孤游絕域今此行如跬步耳尚何辭對曰陛下東征六軍
奉衛伐亂誅奸必有牧野之功昆陽之捷元焚亡所裨助虛負
道路之費且兵刃交戰佛制沙門不得觀視惟陛下矜察帝嘉
納而止焚因奏西域所獲梵本經論六百五十七部乞就嵩山
少林寺為國宣譯帝曰朕頃為穆太后崩弘福寺並為虛靜可
就彼番譯所須並與元齡平章焚因乞監門官以防讒隙帝曰

師可謂保身之計當為處分及罷即勅留中房元齡專知監護
資備兩項一從天府

僧一行博通經術釋氏通鑑

唐睿宗景雲二年三月詔嵩山僧一行赴闕行辭疾不赴遁入
荊州當陽山行初究太玄經義次傳天台僧筭術次入嵩山參
普寂禪師宗旨及適當陽又從律師惠悟學毗尼凡經籍一覽
畢世不忘

僧一行製黃道儀釋氏通鑑

唐玄宗開元十一年十月禪師一行製黃道儀成帝自為之銘
詔安武成殿以示百官其儀準圓天之像具列宿赤道度數注
水激輪令其自轉一晝夜而天運周外絡二輪綴以日月令得
運行每天東行一周日西行一月行十三度以木置為地平

今儀半在地下晦明朔望有準立木人二於地平其一前置鼓
以候刻至一刻則自擊之其一前置鐘以候辰至辰則自撞之
皆畧施輪軸交錯相持稱其為神功

忠國師與山人問辭釋氏通鑑

唐代宗大曆三年帝召忠國師入內引太白山人見之帝曰此
人頗有見解請師驗之忠曰汝蘊何能山人曰忝識山識地識
字善筭忠曰山人所居之山是雄山雌山山人茫然不能對忠
指殿上地問此是何地曰容弟子筭方知忠於地上畫一畫云
此甚字曰一字忠云土上一畫是王字何謂一字耶忠又云筭
三七是多少曰國師玩弟子三七豈非二十一忠云却是山人
弄貧道三七是十何謂二十一復問更有何能曰弟子縱有能
亦不敢向國師開口忠曰縱汝有能亦俱未是忠乃謂帝曰問

山不識山問地不識地問字不識字問算不解算陛下何處得此
蒙漢來帝謂山人曰朕有國位不足為寶師乃國寶也山人
曰陛下真識寶者矣

鄒和尚始創糖霜事文類聚

唐代宗太曆間有僧號鄒和尚不知所從來跨白驢登嶺山結
茅以居須鹽米薪菜之屬即書寸紙繫錢緡遣驢負至市區人
知為鄒也取平直掛物于鞍縱驢歸一日驢犯山下黃氏者蔗
苗黃請償於鄒鄒曰汝未知因蔗糖為霜利當十倍語汝寒賁
可乎試之果信自是流傳其法鄒末年北走通泉縣靈鷲山龕
中其徒追及之但見一文殊石像始知友士化身而白驢者獅
子也

必蘭納識理神悟元史

必蘭納識理者初名只刺譯的理北庭感木魯國人幼熱畏
兀兒及西天書長能貫通一歲暨諸國語成宗大德六年奉旨
從帝師授戒於廣寒殿代帝出家更賜名皇慶中命譯諸
梵經典延祐間特賜銀印譯光祿大夫是時諸蕃朝貢表歲文
字無能識者皆令必蘭納譯進嘗有以金刻字為表進者
帝遣視之廷中愕貽觀所以必蘭納識理隨取案上墨汁塗
金葉審其字命左右執筆口以表中語及使人名氏與貢物之
數書而上之明日有司閱其物色與所齎重譯之書無少差者
衆無不服其博識而竟莫測其何所從授或者以為神悟云

前夕

口僧有能知主明之事

星雲霍不能救死日書

僧曇霍者不知何許人也南涼主儻檀女病甚請救療曇霍曰人之生死自有定期聖人亦不能轉禍為福曇霍安能延命邪正可知早晚耳儻檀固請之時後宮門閉曇霍曰急開後門及開門則生不及則死儻檀命開之不及而死後兵亂不知所在也

羅什前知 晉書

符堅聞鳩摩羅什之教密有逆羅什之意會太史奏云有星見外國分野當有大智入輔中國堅曰朕聞西域有鳩摩羅什將非此耶乃遣驍騎將軍呂光等率兵七萬西伐龜茲謂光曰若獲羅什即馳驛送之光軍未至羅什謂龜茲王白純曰國運衰矣當有勅敵從日下來宜恭承之勿抗其鋒純不從出迎光遂破之乃獲羅什也

佛圖澄知葱叛 晉書

石勒僭稱天王行皇帝事敬佛圖澄彌篤時石葱將叛澄城勒曰今年葱中有蟲食必害人可令百姓無食葱也勒班告境內慎無食葱俄而石葱果走勒益重之事必諮而後行號曰大和尚

佛圖澄言事皆驗 釋氏通鑑

佛圖澄有智術石勒嘗問災福皆驗時勒自葱陵還河北過枋頭枋頭人夜欲斫營澄謂將軍郭黑畧曰須臾賊至可令公知果如其言有備故不敗勒欲試澄夜冠宵衣甲執刀而坐遣人告澄云夜來不知大將軍何所在使人始至未及有言澄逆問曰平居無寇何故夜嚴勒益信之勒後因忿欲害諸道士并欲苦澄澄迺潛避至黑畧舍語弟子曰若將軍信主問吾所在者

報云不知所之既而勒使至覓澄不得使還報勒勒驚曰吾有
平尚澄捨我去矣通夜不寢思欲見澄澄知勒意悔明旦遣
勒勒曰昨夜何行澄曰公今改意是以敢來勒大笑曰道人謬
矣鮮卑段末波攻勒衆甚盛勒懼問澄澄曰昨日寺鈴聲鳴云
明旦食時當擒段末波勒登城望末波軍不見前後失色曰末
波如此豈可獲乎更遣使安問澄澄曰已獲末波矣時城北伏
兵出遇末波執之澄勸勒有末波遣還本國勒從之卒獲其用
劉曜自攻洛陽勒將救之其羣下咸諫以為不可勒以訪澄澄
曰相輪鈴音云秀支替矣出僕谷勅禿當此羯語也秀支軍也
替戾岡出也僕谷劉曜所也勅禿當捉也此言軍出捉得曜
也又令一童子潔齋一白麻內含燕支躬自於掌中舉手
示童子然有輝童子曰有軍馬甚衆見一人長大白首以

朱絲縛其肘澄曰此即曜也勒甚悅遂赴洛曜生擒之

潞知夜談晉書

佛圖澄後趙主石季龍時常遣弟子法常北至襄國弟子法依
從襄國還相遇於梁基城下對車夜談言及和尚比旦各去佐
始入澄逆笑曰昨夜爾與法常交車共說汝師邪佐愕然愧懣
於是國人每相語莫起惡心和尚知汝及澄之所在無敢向其
方面涕唾者

阿彌果死晉書

後趙主石季龍太子邃有二子在襄國佛圖澄語邃曰小阿彌
比當得疾可往看之邃即馳信往視則果已得疾太醫殷騰及
外國道士自言能療之澄告弟子法牙曰正使聖人復出不愈
此疾况此等乎後三日果死

無識知蒙遜將亡釋氏通鑑

南宋文帝元嘉十年三月曇無讖知涼將滅因辭西歸涼主蒙遜怒其去已密遣刺客中路害之初讖出關日謂送者曰業期至矣雖上聖不能逃也未幾遜心愧悔白日見鬼以劍刺之四月遜卒國亦尋滅

僧巖知命南史

齊武帝時有趙僧巖者家麻無常人不能測與劉善明友善明為青州欲舉為秀才大驚拂衣而去後忽為沙門栖遑山谷常以一壺自隨一旦謂弟子曰吾今夕當死壺中大錢一千以通九泉之路臘燭一挺以照七尺之尸至夜而亡時人以為知命

寶誌布帽左索之驗釋氏通鑑

南齊武帝永明十一年初寶誌大士在華林園忽重著三頂布

帽未幾帝崩而文惠太子豫章王相繼而殂果如其讖王仲熊問仕何所至不荅解杖頭左索與之熊後果至尚書左丞徐陵兒時父携之謂誌誌摩其頂曰此兒天上石麒麟也陵後果顯于世

智樂知後有無上寶演法釋氏通鑑

梁武帝天監二年天竹僧智樂自西土來泛舶至漢土尋流上至韶州曹溪水口聞其香掬嘗其味曰此水上流有勝地尋之遂開山創立寶林乃云此去百七十年當有無上法寶在此演法今六祖南華是也

誌公知仇敵生也釋氏通鑑

梁武帝天監二年帝一日召誌公至闕賜坐便殿誌忽顰蹙引頸興嘆帝恠問之誌曰仇敵生也帝罔測蓋是年侯景生於鮮

卑懷朔鎮即東昏侯後身也

寶誌詩應 南史

梁天監中沙門釋寶誌為詩曰昔年三十八今年八十三四中復有四城北火酣酣梁武帝使周捨封記之及中大同元年同泰寺災帝啓封見捨手迹為之流涕帝生於甲辰三十八剋建鄴之年也遇災歲實丙寅八十三矣四月十四日而火起之始自浮屠第三層三者帝之昆季次也帝惡之召太史令虞履筮之遇以履曰無害其繇云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文言云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帝曰斯魔鬼也宜前為法事於是人人讚善莫不從風或刺血灑地或刺血書經穿心然燈坐禪不食及太清元年帝捨身光嚴重雲殿游仙化生皆震動三日乃止當時謂之祥瑞識者以非動而動在鴻範為祇以比石季龍之敗

殿壁畫人頸皆縮入頭之類

法和寺獨免難 北史

陸法和始於百里洲造壽王寺既架佛殿更截梁柱曰後四十許年佛法當遭雷雹此寺幽僻可以免難及魏平荊州宮室焚燼總管欲發取壽王佛殿嫌其材短乃停後周氏滅佛法此寺隔在陳境故不及難

靈王遠預知 北史

沙門靈遠者不知何許人有道術嘗言爾朱榮成敗預知其時又言代魏者齊葛榮聞之故自號齊及齊神武至信都靈遠與勃海李嵩來謁神武待靈遠以殊禮問其天文人事對曰齊當興東海出天子今王據勃海是齊地又太白與月並宜速用兵遲則不吉靈遠後罷道姓荆字次德求之不知所在

轉明知有賊起釋氏通鑑

隋煬帝大業八年釋轉明是年來洛邑告有賊起帝令收禁明年凶醜充斥方驗其言勅放之

道辨解數術知水大漲釋氏通鑑

隋煬帝大業九年釋道辨經史洞達偏解數術觀寺山勢備知盛衰又至諸墓亦陳休咎有俗士請為圖墳辨巡山示一所曰此中安墓足食豐財入地三尺獲粟一升又深一文獲五彩石掘之果獲遂行卜葬久猶啟有又能推星度時月臨井宿告人宜為水備果漢江大漲襄邑將沒預見之明類若此云

釋慧寬知再生廣漢釋氏通鑑

唐高宗永徽四年六月禪師慧寬端坐而逝寬初生楊氏奉道號三洞先生弟言相生而知道終日禪寂寬五六歲甘與信

相談論俱非世事家世奉道寬獨不喜父誦罵使拜天尊寬不
得已跪之缺像蹶然崩壞舉族驚異因錄每與信相所論言句
先是龍懷寺禪師曇相臨終語弟子會曰吾報緣當生廣漢綿
竹峰頂王氏家后七年汝來見吾言訖而逝其後會頗忘之一
日夢相責以負約會驚寤遂造峰頂而扣扉寬曰扣扉者誰
會遽曰弟子會也寬笑曰何以知吾而稱名字會曰得師聲猶
昔日聲也遂見其父出所錄與信相談論示之蓋大莊嚴等
論會即奉寬再歸龍懷寺落髮由是神異日顯俗呼聖和尚其
姊信相亦隨出家因入水觀一室湛然唯水不見其形眾歎以
為得果時亦號聖尼父母乃棄道歸佛捨宅為寺四遠聞見並
捨邪歸正寬十世為大僧今十生記存焉累朝賜謚不一

浮屠泓先知唐書

浮屠泓與唐天官侍郎張敬之善敬之以武后在位常指所服示子冠宗曰莽朝服耳俄冠宗以父應入三品詣有司言狀泓忽曰君無煩求三品也敬之大驚已而知出冠宗意敬之弟訥之疾殆泓曰公弟當位三品不足憂也已而命

璿禪師預知必相釋氏通鑑

唐德宗興元元年南岳明璿禪師初隱居上封宰相李泌乾元中入衡岳謁之璿誦經泌曰將非避隱者有雲霄意乎璿唾之曰莫相賊泌色不動璿久之見泌立候不辭乃曰飯未泌曰未也璿撥火出芋食泌與語久之辭去璿撫其背曰好做十年宰相至是泌用事為帝言其高行有詔徵之使者至石窟宣麻命曰尊者起謝恩璿寒涕垂頰疑坐畧不以介意使者不之迫曰

山計藤蘿下塊石枕頭生死無慮更復何真

敏師知文偃將來及廣主將至

後唐明宗長興元年雲門文偃禪師初叅

師三扣門州云作什麼師曰已事未明乞

撥入州擒住云道道師驚不暇荅州推出口

其扉損師右足師從此悟入州即指師見

之遍訪諸方晚遊廣中靈樹敏請為第一

有勸請者敏曰吾首座已出家久之又請

悟道久之又請敏曰吾首座已度嶺矣及

甚久何來暮耶即命之偃不辭而就職俄

敏決可否敏前知之手封奩子語侍者曰

然坐化王果至聞敏已化大驚問和尚何

時得疾而遽亡耶對

曰師不曾有疾適封一奩子令候王至呈之王開奩得一帖子書云人天眼目堂中上座王於是請偃繼其法席又迎至府開法久之遷住韶陽雲門山學者望風而至

預知科名 事文類聚

金陵有僧嗜酒佯狂時言人禍福人謂之風和尚陳瑩中未第時問之云我作狀元否即應之曰無時可得瑩中復謂之曰我決不可得耶又應如初明年時彥御試第一人而瑩中第二方悟其言無時可得之說

禪語

禪家言語問答之類

羅什補遠師語暗與理會 釋氏通鑑

東晉安帝元興元年廬山遠法師聞羅什入關遣書通好秦主

聞遠師之風遙相欽敬送旛檀像塔請作大智度論序致書啟勸什亦送雙口凜瓶及遺書曰佛記東南有護法菩薩勸我仁者善弘其事并遺渴一童畧曰既已捨染樂心得善攝否若得不馳散深入實相否畢竟空相中其心無所樂云云遠復答以偈畧曰本端竟何從起滅有無際一微妙動境成此頽山勢惑想更相乘觸理自生滯云云初中國未有涅槃常住之說但云壽命長劫遠曰佛是至極至極則無變無變之理豈有窮哉乃著法性論有曰至極以不變為性得性以體極為宗云羅什見論歎曰遠未及見經暗與理會豈不妙哉

禪語點化神光 釋氏通鑑

梁武帝普通五年僧神光聞達磨在少林遂往彼晨夕參承莫聞誨勵忽夜大雪光立不動積雪過膝師憫而問曰汝久立雪

中當求何事光曰唯願大慈開甘露門廣度群品師曰諸佛妙道曠劫難逢豈可以小德小智輕心慢心欲冀真乘徒勞動苦光潛取刀斷臂置師前師曰諸佛最初求道為法忘身汝今斷臂吾前求亦可矣即易名慧可可問曰諸佛法印可得聞乎師曰諸佛法印匪從人得曰我心未寧乞師與安曰將心來與汝安曰覓心了不可得師曰與汝安心竟

傳大士以無所對武帝

釋氏通鑑

梁武帝中大通六年傳大士遣弟子傅睢詣闕奉書有詔赴闕以閏十二月到闕帝問大士神異預鎖諸門大士已知預作大木槌一雙先扣一門諸門悉啓直入善言殿唱拜不從徑登西國所貢寶榻此榻唯昭明太子知者法師泊大士得坐耳帝問大士師事從誰答曰從無所從師無所師事無所事設食竟遂

還鍾山定林寺詔令資給

僧行思叅六祖問答

釋氏通鑑

唐玄宗開元二十八年十二月青原行思禪師示寂師初見六祖問當何所務即不落階級祖曰汝曾作什麼曰聖諦亦不為祖曰落何階級曰聖諦尚不為何階級之有祖深器之及居青原弟子頗衆得法深者石頭遷

本淨以禪語答庭光之問

釋氏通鑑

唐玄宗天寶二載帝遣中使楊庭光入司空山採常春藤光因詣無相寺問本淨禪師佛道之義師云若欲求佛即心是佛若欲會道無心是道光面闕以師聞奏即敕光齋詔起師是冬赴京

淨遠師叅問禪機

釋氏通鑑

唐玄宗天寶三載正月上元日召二街名僧赴內道場共司空
本淨禪師闡揚佛理有遠禪師問以何為道師曰無心是道遠
曰道因心有何得言無心是道師曰道本無名因心名道心名
若有道不虛然窮心既無道憑何立二俱虛妄總是假名遠曰
禪師見有身心是道否曰山僧身心本來是道遠曰適言無心
是道今言身心本是豈不相違曰無心是道心泯道無心道一
如故言無心是道身心本來是道道亦本是身心身心本既是
空道亦窮原無有如遠者又七人往復論道師詞辨頌帝及
四眾莫不稱善而罷

忠國師與魚朝恩問答 釋氏通鑑

唐代宗大曆四年帝嘗在便殿指魚朝恩謂忠國師曰魚朝恩亦
解些子佛法朝恩即問師曰何是無明無明從何起師曰佛

法衰相今現帝曰何也師曰奴也解問佛法豈非衰相現朝恩
色怒師曰即此是無明無明從此起朝恩復曰有人言師今是
佛得否師曰有人言汝是天子果否恩伏地曰死罪朝恩實非
天子師曰我不是佛恩曰師應長作凡夫厄成佛時耶師曰我
向後必當作佛我若作佛不名惠忠汝向後若作天子改却姓
莫不姓魚否朝恩仍伏地曰死罪朝恩此去實不敢向師論佛
法忠謂帝曰幾怕殺此奴

忠國師與大耳問答 釋氏通鑑

唐代宗大曆五年西域大耳三藏至京自云得他心通帝請忠國
師試驗忠曰汝道老僧今在甚處耳云和尚是國師何得往天
津橋看弄糊糝忠又問今在甚處耳云國師何得去西川看競
渡忠又問今在何處耳良久罔知去處忠叱云這野狐精他心

通在什麼處

僧崇慧與威僧問答 釋氏通鑑

唐代宗大曆十四年天柱山崇慧禪師初得法初牛頭威僧問
達磨未來此土有佛法否曰未來且置即今事作麼生又曰他
家來大似賣卜漢相似見汝不會為汝雖破卦文纔生吉凶在
汝分上一切自看是年示寂肉身不壞數百年猶在

鄧隱峰點化鬼僧 釋氏通鑑

唐德宗建中元年鄧隱峰禪師因燒浴燒殺一僧一日揭天竄
呼曰還我命來師云爾生耶死耶僧曰死也師云爾既死死
命者誰僧謝曰我已得無生忽乃不見

常禪師悟即心是佛 釋氏通鑑

唐德宗建中二年大梅堂禪師自見馬祖後直入大

十年祖聞令一僧去問見馬師得何道理便住此山師曰馬師
道即心是佛便向這裏住僧云馬師近日佛法又別又道非心
非佛師云這老漢惑人未有了日任爾非心非佛我只即心是
佛僧回舉似祖祖云梅子熟也

石頭師著叅同契 釋氏通鑑

唐德宗興元六年十二月石頭希遷禪師示寂壽九十謚無
際大師初閱肇論云會萬物為己者其唯聖人乎遂豁然曰聖
人無已靡所不已因著叅同契其辭略曰竺土大仙心東西密
桓付事存函蓋合理應箭鋒柱承言須會宗勿自立規矩觸目
不會道運足焉知路進步非遠近迷隔山河國謹白探玄人光
陰莫虛度

龐居士作心境之偈 釋氏通鑑

唐德宗興元九年龐居士自見馬祖諸師之後放曠自如游止
襄漢山林城市不定所居女靈照常隨之士有偈曰心如境亦
如無實亦無虛有亦不管無亦不拘不是賢聖事凡夫

龐居士叅石頭馬祖釋氏通鑑

唐德宗貞元元年居士龐蕩字道玄世習儒業父為衡陽刺史
卒于任遂家焉居士自幼敏悟節槩高潔每混俗和光嘗以船
載家珍數萬沉于洞庭之淵人問居士何不布施不造寺士曰
自無始來由為因果相牽不得解脫自是生涯澹如也有男名
耕穫女名靈照日鬻笊籬於市以自活居士是年始謁石頭
尚忘言妙契一日石頭問日用事作麼生士呈頌曰日用事無
別唯吾自偶諧頭頭非取捨處處沒張乖米紫誰為號溪山絕
點埃神通兼妙用運水與搬柴石頭然之後之江西叅馬祖問

不與萬法為侶者是什麼人祖曰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
汝道居士大悟自是機辨諸方莫能禦矣

滿禪師唐順宗問答釋氏通鑑

唐順宗永貞元年帝初在東宮時問佛光如滿禪師曰佛從何
方來滅向何方去既言常住世今佛在何處答曰佛從無為來
滅向無為去法身等虛空常住無心處有念歸無念有住歸無
住來為衆生來去為衆生去清淨真如海湛然體常住智者善
思惟更勿生疑慮帝又問曰佛向王宮生滅向雙林滅住世四
十九又言無法說山河及大海天地及日月時至皆歸盡誰言
不生滅疑情猶若斯智者善分別答曰佛體本無為迷情妄分
別法身等虛空未曾有生滅有緣佛出世無緣佛入滅處處化
衆生猶如水中月非常亦非斷非生亦非滅了見無心處自然

無法說帝聞大悅

僧清涼唐順宗問答釋氏通鑑

唐順宗永貞元年帝嘗問心要於清涼國師師答之畧曰至道本乎其心心法本乎無住無住心體靈知不昧性相寂然包含德用迷現量則惑苦紛然悟真性則空明廓徹雖即心即佛唯證者方知然有證有知則慧月沉沒於有地若無照無悟則昏雲掩蔽於空門若一念不生則前後際斷照體獨立物我皆如直造心源無智無得然迷悟相依真妄相待若求真去妄如棄影勞形若體妄即真似處陰影滅若無心忘照則萬慮俱損若任運寂知則衆行爰啓放曠任其去住靜鑒覺其源派語默不夫玄微動靜未離法界言止則雙亡知寂論觀則雙照寂知語證則不可示人說理則非證不了是以悟寂無寂真知無知以

知寂不二之一心契空有雙亡之中道

僧智藏點化張拙釋氏通鑑

唐憲宗元和元年西堂智藏因張拙秀才問三世諸佛天堂地獄是有是無師皆云有張云錯師曰汝見其人來云曾參百丈他道總無師曰汝有甚眷屬曰有一山妻兩箇頑子師曰待汝得似百丈時一切道無即得張禮謝而去

鷲湖師對衆答禪釋氏通鑑

唐憲宗元和二年詔鷲湖大義禪師入麟德殿論義帝臨聽有法師問何謂四諦答曰聖上一帝三諦何在又問欲界無禪禪居色界此土憑何而立答曰法師只知欲界無禪不知禪界無欲曰如何是禪義以手點空法師無對帝曰法師講無窮經論只這一點尚不奈何義却問衆師曰畢竟以何為道有對知者

是道義曰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安得知者是道有對無分別是道義曰善能分別諸法相於第一義而不動安得無分別是道有對四禪八定是道義曰佛身無為不墮諸數安得四禪八定是道復有數人致對義皆乘機對之即舉順宗嘗問尸利禪師佛性可見否利曰佛性如水中月可見不可取湖因謂帝曰尸利既見水月何不捉取帝因問湖何者是佛性湖荅曰不離陛下所問帝默契由是益重禪宗

道樹師以戒言滅怪釋氏通鑑

唐憲宗元和八年是歲道樹禪師示寂初結茆壽州三峰有怪化現百端或現為怪形或放光出響凡十年方滅迹師曰野人作無以又曰怪於人只消老僧不見不聞其伎倆有窮吾下也

敗云

歸宗荅椰子論釋氏通鑑

唐憲宗元和十一年歸宗智常禪師自有重瞳遂用藥手按摩久而目皆俱赤世號拭目歸宗江州刺史李渤問芥子納須彌莫妄談否師云人傳史君讀萬卷書是否曰然師曰自頂至踵如椰子大萬卷向甚處著渤俛首而已師沒有贊其像曰知見一何高拭眼避天位回觀洗耳人千古未為愧

僧鳥窠荅白居易釋氏通鑑

唐穆宗長慶二年白居易初由中書舍人出為杭州刺史聞鳥窠道德因見之窠棲止長松上居易問曰師住處甚險師曰太守危險尤甚曰弟子位鎮江山何險之有師曰薪火相交識浪不停得非險乎又問佛法大意師曰諸惡莫作眾善奉行曰三

歲孩兒也鮮恁麼道師曰三歲孩兒雖說得八十翁翁行不得
居易欽歎而去

僧神讚點化受業師釋氏通鑑

唐穆宗長慶四年時福州古靈神讚禪師初叅百文四本寺受
業師浴次喚靈拈背靈向師背撫一掌云好所佛堂只是無佛
師叱之靈曰雖然無佛亦解放光師疑之又看經次有蝟子撞
窻靈曰世界如許廣人須要鑽故紙作什麼師曰汝何發言殊
常靈曰某有頌空門不肯出投窻也大奇百年鑽故紙何日出
頭時師驚曰汝得上人法願與吾說靈曰自別和尚依棲百文
因舉百文語師忽有悟乃欲回禮靈為得法之師靈請還禮大
智為師某為同參

唐敬宗寶曆元年尚書李翱字習之嘗刺朗州慕藥山之道入
山謁之山誦經不顧李曰見面不如聞名山呼太守李應諾山
云何得貴耳賤目李謝之問曰如何是道山以手指上下云會
麼曰不會山云雲在青天水在瓶李忻然答以偈曰鍊得身形
似鶴形千株松下兩函經我來問道無餘說雲在青天水在瓶
又問如何是戒定慧山云這裏無此閑家具李辭去一夕藥山
登山忽云開見月大笑一聲聲落灤陽八九十里新聞之復寄
偈曰選得幽居愜野情終年無送亦無迎有時直上孤峰頂月
下披雲笑一聲李嘗著復性書三篇其一篇謂情昏則性匿忘
情則復性誠則明明則盡性命之道其二謂無思則寂照致知
在格物其三謂昏而不思終不明道

普願師與首座問答釋氏通鑑

唐文宗太和八年十二月南泉普願禪師將示寂首座問曰和尚百年後向什麼處去師云山下作一頭水牯牛去座云某甲隨和尚去得否師云汝若隨吾則須銜一莖草來乃集門人告曰星翳燈幻其來久矣勿謂吾有去來也言訖而逝師得法於馬祖後歸池陽三十年不下南泉會宣城觀察使陸宣天夫請下山神弟子之禮由是學徒雲集云

覺禪師答裴休釋氏通鑑

唐宣宗大中三年湖南觀察使裴休謁華林覺禪師休問師有侍者否曰有一兩箇休云在什麼處覺乃喚大空小空時二虎自庵後而出休大驚覺語虎曰且去客在二虎哮哮而去休問師作何行業感得如此覺云會麼休云不會覺云山僧當參觀音休歎異而去覺隱居常持錫夜出林間七步一振錫一稱觀

音號有僧來參方展坐具覺曰且緩緩僧曰和尚見箇什麼覺云可惜許磕破鐘樓其僧有省

大同師與趙州參問釋氏通鑑

唐懿宗咸通元年舒州投子大同禪師初參翠微無學得旨歸鄉居投子山一日趙州到庵師携油歸州曰久嚮投子到來只是賣油翁師曰汝只見賣油翁且不識投子州曰如何是投子師曰油油州問死中得活時如何師曰不許夜行投明須到自此師道聞於天下

窻中師得文不如得尺釋氏通鑑

唐懿宗咸通三年二月杭州大慈山窻中禪師不疾而逝壽八十三謚性空大師師嘗示衆云說得一丈不如行取一尺說得一尺不如行取一寸

雪峰與岩頭問答釋氏通鑑

唐懿宗咸通五年雪峰義在禪師自出嶺遊方又歷禪會三到投子九上洞山因緣不契後於德山向下有省自是入室日益與旨是年與岩頭欽山同到澧州教山鎮止宿岩頭睡醒猶見雪峰端坐岩云何不睡去恰似七村裏土地峰點曾云其這裏未穩在岩云我將謂爾高提祖印猶作這箇語話據爾見處一一通來是則與爾證明不是與你割却峰乃歷舉見處巖咄云汝若如是果然未徹不聞道從門入者不是家珍它後若欲播揚大教一從自己曾襟流出將來與我蓋天盖地去峰言下大悟便禮拜連聲云今夜始是驚山成道於是二人分襟岩頭乃庵于洞庭卧龍山徒侶臻萃雪峰乃返閩川

濟師諭衆說偈云化釋氏通鑑

唐懿宗咸通七年臨濟義玄禪師自黃蘗得法歸鄉住臨濟菀苑學徒奔湊尋以兵動棄去太尉然和捨宅為寺延請師居亦以臨濟為額次至河府府主王常侍與師道契晚遷大名府興化寺閑居存獎執侍師乃付法偈曰法流不止問如何真照無邊說似他離相離名人不棄吹毛用急還麼是年四月講衆曰吾滅後不得滅却吾正法眼云云敢滅却和尚法眼師云已後有人問爾作麼生道三聖便喝師云誰知吾正法眼向這瞎驢邊滅却言訖端坐而化敕謚惠照禪師嗣法二十一人其上首三聖興化也師嘗示衆云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真人常從諸人面門出入未證據者看時有僧問如何是無位真人師搗住云道道其僧擬議師托開云無位真人是什麼乾屎橛師示衆有云不如歇業無事去已起者莫續未起者不要放起

便勝十年行脚諸人皆是有心求佛求出三界癡人爾要出甚處去爾一念心貪是欲界一念心嗔是色界一念心癡是無色界是爾屋裏具三界爾一念心歇得處喚作菩提樹一念心不歇處喚作無明樹師又云道流且要識取四種無相境免被境緣擺撲爾一念心愛被水溺一念心瞋被火燒一念心疑被地礙一念心喜被風飄若能如是辨得不被境時處處用境東涌西沒邊涌中沒為達四大如夢如幻故

岑禪師示衆舉揚說法釋氏通鑑

唐懿宗咸通九年長沙景岑禪師初住鹿苑為第一世其後居無定所但徇緣接物隨請說法故時衆謂之長沙和尚嘗示衆曰我若一向舉揚宗教法堂裏草深一丈不得已向汝道盡十方世界是沙門眼盡十方界是沙門全身盡十方界在自己光

明裏三世諸佛共十法界衆生是摩訶般若光仰山問人人盡有這箇事只是用不得師云恰是請汝用仰云作麼生用師乃踏倒仰山山曰直下似箇大蟲世因名岑大蟲至是年示寂

會禪師與船子問答釋氏通鑑

唐懿宗咸通十一年夾山善會禪師初住潤州京口道吾遇上堂見僧問如何是法身師云法身無相智是法眼無瑕吾失笑師請吾為說吾指往華亭船子處去師造華亭因船子問垂絲千尺意在深潭離鈎三寸子何不道師擬問口船子以篙打落水中纜上船子又云道道擬開口又打師有省乃點頭船子云釣盡江波金鱗始遇師船子云如是如是汝向去直須藏身處沒蹤迹沒蹤迹處莫藏身汝後不得住城隍聚落但向深山裏鑽頭邊接取一箇半箇師辭行頻回顧船子豎橈云汝將

謂別有乃覆船入水而去師住後道聲既播學者交湊至是海
衆卜于夾山遽成院宇廣宣法要

道膺師與洞山參問釋氏通鑑

唐懿宗咸通十三年道膺禪師初參洞山契悟宗旨嘗因南泉有
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之語師問洞山天上無彌勒地下無
彌勒未審誰與安名洞山被問直得禪床振動後結庵三峰經
旬不赴堂洞山問之師曰每日有天神送食山曰我將謂汝是
箇人猶作這箇見解至晚山召膺庵主師應諾山曰不思善不
思惡是甚麼師回庵寂然宴坐天神竟尋不見三日乃絕師初
止三峰其化未廣而每月一來謂价价呵其未忘情於道為雜
勉今隨方接人遂焚其庵去海昏登歐阜廬山西北崦冠世絕
境也就樹縛屨而居號雲居衲子亦追求而集散處山間樹下

女成苦架說法其下至是遂成法席學徒至一千五百衆

安禪師與夾山問答釋氏通鑑

唐僖宗乾符元年洛浦安禪師初為臨濟侍者濟常稱美曰臨
濟門下一隻箭誰敢當鋒及辭濟濟稱為一條赤梢鯉遍遊罷
直往夾山頂卓庵經年夾山知乃修書令僧馳到師接得便坐
却僧回舉夾山云這僧看書三日內必來若不看書斯人救不
得果三日後至纔見山乃叉手而立山云鷄栖鳳巢非其同類
出去師曰自遠趨風乞師一接山云目前無閣梨此間無老僧
師便喝山云住住且莫草草忽忽雲月是同溪山各異截斷天
下人舌頭即不無閣梨爭教無舌人解語師佇思山便打師因
此服膺數載

羅漢和尚歌吟釋氏通鑑

唐僖宗乾符五年漳州羅漢和尚始於關南常拳下悟言嘗為歌略曰心裏疑團若楞楞遇師當曾打一拳駭散癡團猶狃落舉頭看見日初圓從茲蹬蹬以碣碣直至如今常快活只聞肚裏飽膨膨更不東西去持鉢又偈宇內為閑客人中作野僧任從他笑我隨處自騰騰

靈雲師與玄沙問答釋氏通鑑

唐僖宗光啓元年靈雲勤禪師初在為山因桃花悟道為山可之至是乃返閩川玄徒輻湊因到玄沙相看了沙問那裏何似這裏雲云也只是桑梓別無他故沙云在也無雲云常然沙云何不道雲云有甚難沙云便請道雲云三十年來尋劍客幾回葉落幾抽枝自從一見桃花後直至如今更不疑沙云甚生桑梓之能雲云向道因非外物沙云如是雲云不敢沙云歸當甚

居遁師了悟云正是和尚還徹也未沙云與麼始

唐昭宗光化二年龍牙居好甚好遂作偈送雲云三十年來只大悟服勤八年日增智證此一出雲霄外圓音體性應法王

說法于龍牙法濟禪寺有會諸師意釋氏通鑑

解語即向汝道僧曰石霜禪師久叅石霜諸師後時處作侍者寂禪師點化次處犯衆曰未可須明先師意乃可

唐昭宗天復元年曹山本公道休去歇去一念萬年去古廟香如何是紙衣下事僧曰一已邊事處白果不會先師意首座炷紙衣下用其僧拱立曰諾奴則我脫去不然烟寂不能脫言卒與麼來僧忽開眼曰一靈之亡不如首座先師意則未會在處曰如何是妙師曰不借借經行末山之下住崇福寺

平鍾王屢盡禮請師不工說法釋氏通鑑

摧殘枯木倚寒林幾度逢
禪師初叅南泉得旨後歸北地眾
事苦追尋至是年六月夜天振一日燕王領兵至鎮府界欲取
曰曹山平生行脚到處只符聖人者居職必不勝因此燕趙道
去及時焚香安坐而化壽眼明白此必應兆一日二王命駕謁
華嚴師以禪遊燕王問人王尊法王尊師曰在人
後唐莊宗同光二年京兆唯然而已師良久乃問那箇鎮府
州東山華嚴未幾莊宗徵元僧濫在化部不及趨見須臾王請
齋見衆僧看經唯師與徒在請去諱說法師曰我佛世尊一稱
奉不停天子令時清休唱此有人觸著名諱便真怒趙州於是
也不看師曰師子窟中無而退至來日燕王有先鋒將入院欲
甚麼總看經師曰水母元氣鋒云昨日見二王不起今日見某
甚麼却謂長老師曰三歲似大王老僧亦不出接鋒愧而退

於平陽示滅謚寶智禪師

國清師作幻偈釋氏通鑑

後唐潞王清泰元年四月潞王從珂兵至國帝出奔潞王即位
天台國清靜上坐初於玄沙言下悟入後居天台三十餘載嘗
有問心念紛飛未明攝伏師答却將紛飛之心以究紛飛之處
究之無處則紛飛之念何存返究究心則此究之心安在云云
師因觀教中幻義述偈曰若道法皆如幻有造諸過惡應無咎
云何所作業不忘而藉佛慈興接誘有小劫上座答曰幻人興
幻幻輪圍幻業能招幻所治不了幻生諸幻苦覺知如幻幻無
為今國清遺蹤在焉

法眼點化韶國師釋氏通鑑

後晉高祖天福六年天台韶國師初叅龍牙道禪師踈山矮師

叔見知識五十四人刮磨搜剥窮極隱秘不知端倪心志俱疲
至曹山旦隨衆而已有僧問法眼曰十二時中如何得頓息萬
緣去眼曰空與汝為緣耶色與汝為緣耶言空為緣則空本無
緣言色為緣則色心不二日用果何物為汝緣乎韶聞悚然異
之又有問如何是曹溪一滴水眼曰是曹溪一滴水韶聞乃大
悟平生疑滯渙若冰釋感涕沾衣眼曰汝當大宏吾宗行矣無
自滯於是游天台觀智者遺蹤如故居騰然有終焉之心

法眼點化李後主釋氏通鑑

後晉齊王天福八年法眼禪師因江南李主請入內庭見牡丹
花主索師詩師乃頌云擁毳對芳叢由來迥不同髮從今日白
花是去年紅艷異隨朝露馨香逐晚風何須待零落然後始知
空王頌悟其意

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雲

徒衆釋氏通鑑

得雲云亘古亘今沙云甚
如常幾回葉落放毫光自

清禪師初參洞山价洞水逆流語下
至是馬氏據有長沙興崇梵坊請道

虔師首座欲

徒五百餘衆僧問祖意師曰待石龜

唐昭宗龍紀元年九峰虔

語也曰向汝道甚麼其僧亦悟

衆請首座嗣諸住持方議

紙衣道者釋氏通鑑

耳衆曰先師何意虔曰只

寂禪師一日有紙衣道者來參師問

爐去如何會座曰是明一

衣纔掛體萬事悉昏如又問如何是

香曰我若會先師意香烟

即脫去師笑曰汝但解恁麼去何不

而脫去虔拊其背曰坐脫

真性不假胞胎時如何師曰未是妙

廬于普會塔旁三年而去

其僧退坐於堂中而化時洪州師南

趙州師對二

赴但寫大梅和尚山居頌付使者曰

唐昭宗景福二年趙州從人春不變心樵客見之猶不採郢人何請住趙州觀音古剎道風問知事今是何日對曰六月十五師趙城有觀氣者曰趙州必去官九十日為一夏明日辰時吾行脚和聞有觀音院諗禪師道六十二謚元證大師塔曰福圓趙州和尚師見王端坐不穢答帝釋通鑑中人王尊在法中法王尊畢嚴體靜師自洞山得旨初住福大王趙王曰弟子是師曰世人輩下大闡玄風一日莊宗請入內說法師曰大王尊諱多王不不看帝問師為甚不看經師曰道名號罪滅福生大王先祖太平歌帝曰師一人即得徒眾為甚慈悲說法二王大悅稽首共獸象生行處絕狐眾帝曰眾僧為責慢君之禮師聞來乃出無眼求食須賴眾帝曰師是後生為甲來何故出接師云行都國家龍鳳子百年後下老朝臣師後

洞山叅雲門問答釋氏通鑑

後漢隱帝乾祐元年洞山初禪師初叅雲門門問近發甚處曰查渡又問夏在甚處曰湖南報慈又問甚時離彼曰八月二十五曰放爾三頓棒初惘然良久又問適來對無過何蒙賜棒門呵曰飯袋子江西南便恁麼去初默然其旨曰他日正當於無人烟處不畜一粒米供養十方僧即辭去北抵襄漢至是眾請住洞山易律為禪學徒奔湊

重雲暉與彥超書釋氏通鑑

後周世宗顯德三年重雲暉禪師住山四十餘年節度使王彥超微時嘗從暉游欲為沙門暉曰汝世緣深當為我家垣墻彥超後果鎮永興申弟子之禮是年夏詣永興與彥超別囑以護法超泣曰公遂忍棄弟子乎暉笑曰惜千年亦一別耳七月三

十四日書偈曰我有一間舍父母為修蓋住來八十年近來覺
損壞早擬移別處事涉有憎愛待他摧毀時彼此無妨礙乃加
以而化壽八十四

又偈

長樂靜主師曰長年為學學與希幾

於無人因感不畜一迷米共養十太曾恨曰猶未非好集數生

門曰曰殞矣于城西臨南對慈慈志必烈烈出其首曰出日玉當

正曰效爾三嚴轉既酬慈身父又問前承

查察又問夏身身盡曰臨臨轉慈又問其

對觀對帝轉慈云平臨山既轉轉既慈云

臨山參雲門問答華九面

群書集事淵海卷之三十二

人物門

釋

禪機

以禪家機語悟人者

傳大士唱四十九頌 釋氏通鑑

具文帝大同二年傳大士重入都三月帝於壽光殿共論真諦
大士曰息而不滅帝又請講金剛經大士揮案一拍而起帝不
喻再請講大士乃索拍板升座唱四十九頌頌終便去

鳥窠以布毛悟會通 釋氏通鑑

唐憲宗元和十年會通禪師初姓吳名元卿為供奉官一日對帝曰臣幼不食葷志願從釋泐旬乃詔許尋母患師鄉謁鳥窠願授僧相窠曰今時為僧鮮有精苦者行多浮濫本淨非琢磨元明不隨照汝若了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即真出家元卿三請窠乃與披剃具戒法號會通忽辭往諸方學佛法果曰佛法此間亦有少許於身上拈起布毛吹之通遂悟玄旨時號布毛侍者

琛及子方以指言悟文益 釋氏通鑑

後唐潞王清泰二年法眼文益禪師初遇羅漢琛琛問山河大地與自己是同是別師曰同琛堅兩指曰兩箇師方有省乃求決擇頌明大事久之卓庵而居次歷江外至臨川州表請住崇壽

有僧子方叅因舉萬象之中獨露身方乃大悟自是諸方存解者翕然而至始則行行也師微以激發皆漸而服膺海叅之衆常不下千計未幾道化聞於江表金陵國主重師之道迎居報恩號淨惠禪師次遷涪涼

偈語

偈頌之語

百文竿頭進步 事文類聚

招賢大師偈曰百文竿頭不動人雖然得入未為真百文竿頭須進步十方世界是全身

戒律

僧以戒律服鬼神者

法度致山神受戒 釋氏通鑑

南齊武帝永明三年釋法度宋末至京高士明僧紹隱居瑯琊
嶺山捨所居為栖霞精舍請度居之先有道士欲以寺地為館
住者輒死後為寺自度居之群妖皆息一日神來通名曰靳尚
弟子王有此山七百餘年法師道德所歸謹捨以奉并願授五
戒度曰檀越血食世祀此最戒所禁也尚曰若備門徒輒先去
殺乃辭去閱日又來送錢設供同衆禮拜度為受戒而去嶺山
廟巫夢神告曰吾已受度法師戒祀我勿得殺戮由是廟祭止
菜脯而已度後有疾神又奉藥水而度疾瘥云

修行

苦其心志以求佛法者

世尊鵲巢千頂

釋氏通鑑

周昭王五十年世尊遷象頭山同諸外道日食麻麥鵲巢千頂

以無心意無受行而外道摧伏又居六載

道安木食澗飲

釋氏通鑑

東晉穆帝永和十一年釋道安初事佛圖澄才辨無敵性聰而
貌醜時語曰漆道人驚四隣及澄亡遂率徒衆潛于護澤山又
入王屋山復渡河依陸渾山木食澗飲

僧度棄俗并化其妻

釋氏通鑑

東晉哀帝興寧元年沙門竺僧度少時母為聘楊氏女字若華
有才貌偶若父母并終度母亦卒忽悟無常即捨俗出家若服
畢乃與度書謂髮膚不可毀傷宗祀不可頓廢令其顧世教改
遠志曜翹爍之姿於盛明之世遠休祖考之靈近慰人情之願
并贈詩五首有云人生一世間飄若風過燭清音可娛耳滋味
可適口羅紈可飾軀華冠可耀首安事自剪削耽空以害有不

道妾區區但令君恤後度吞書曰事君以治一國未若弘道以濟萬邦事親以成一家未若弘道以濟三界髮膚不毀俗中之近言耳立身行道達者知焉且披袈裟振錫杖飲清流詠般若雖王公之服八珍之饌鏗鏘之聲煒燁之色不與易也若能懸契則同期於泥洹矣且人心各異有若面焉鄉之不樂道猶我之不慕俗矣楊氏長別離矣萬世因緣於今絕矣歲聿云暮時不我與學道者當以日損為志處世者當以及時為務卿年德並茂宜速有所慕莫以道人經心而坐失盛年也又報詩五篇有云機運無停住倏忽歲時過良由去不息故令川上嗟不聞榮啓期皓首發清歌市衣可暖身誰論飾綺羅今世雖云樂當柰後生何度既志懷匪云不可迴轉苕華感悟亦向道焉度至是精毗曇着音韻云

遠師勉人結社

釋氏通鑑

東晉孝武帝太元十五年時晉室微而天下奇才多隱居不仕聞廬山遠法師之道皆來從之師因謂劉程之等曰諸君倘有心淨土之遊當加勉勵遂同發志於無量壽佛像前建誓願期生淨土其誓文略云審二報之相催知險趣之難拔誓同茲人俱游絕域臨三途而緬謝傲天宮而長辭云云由是僧俗凡一百二十三人並慕道辭榮棲心物外續有千餘人同結白蓮社矣

劉程之定中見佛光

釋氏通鑑

東晉安帝義熙六年劉程之初入廬山依遠公而桓玄劉裕並欲薦之程之力辭裕等以其志不可屈議以遺民之號旌焉程之自修淨土日專坐禪始涉半歲即於定中見佛光照天地既

出定已愈加怡悅居山十五年又於念佛中見彌陀放光慰接
摩頂翌日念佛又見身入寶池有菩薩指池謂程之曰八功德
水汝可飲之遂掬飲之甘美非常及寤猶覺異香發於毛孔歎
曰此吾淨土之緣至矣至是乃集衆敘別西向端坐斂手而逝
壽五十九異香郁然七日而息遠公撰紀德碑

僧遠不聽王法自隱釋氏通鑑

南宋孝武帝大明六年釋僧遠初於青州講法道俗悅服瑯琊
王僧達延止衆造寺遠周貧濟乏身無留財歛死撫生恩加骨
肉孝敬王子鸞造新安寺詔遠居之九月右司諫言臣聞佛以
謙卑自牧以忠順為道不輕比丘逢人必拜目連大士遇長即
禮寧有屈膝四輩而問禮二親稽顙著臘而直骸萬乘者耶臣
等參議以為沙門接見當盡禮敬之容則朝徽有序帝雖頗

信法而尤自驕縱自奏上之日詔即可焉遠歎曰我本出家求
道何關帝王即日謝病拂衣隱定林山

傳大士夫妻演法釋氏通鑑

梁武帝普通元年傳大士年二十四泝水取魚於稽停塘下遇
出頭陀語曰我昔與汝於此婆尸佛前發願度生汝今何時還
兜率宮指令臨水觀影大士乃見圓光寶蓋優悟前因乃曰度
生為急何暇思天宮之樂乎於是棄魚具携行歸舍因問修道
之地嵩指松山雙檣樹曰此可矣即今雙林寺也大士結庵自
號雙林樹下當來解脫善慧大士種植蔬果為人傭作與妻妙
光晝作夜歸敷演佛法

曇鸞精修號為神變釋氏通鑑

梁武帝大同八年魏釋曇鸞志欲延壽而後修佛法聞江南陶

隱居有仙術大通中達梁到其山所陶欣然以仙方十卷授之
及還魏境欲往名山依方修鍊至洛下逢西竺菩提流支乃問
佛法中頗有長生不死法勝此土仙經者乎支唾地曰是何言
歟此土何曾有長生法縱得長年少時不死終更輪迴三有耳
即授以觀無量壽經曰此大仙方依而修之永出生死鸞乃
焚其仙經恐誤後來精修淨土流化弘廣魏主重之號為神變
是年感香花幡樂來迎奄然而逝鸞有輪集流行仍自號為元
簡大士

傳大士妙光捨財立庵釋氏通鑑

梁武帝大同十年傳大士以屋宇田地資生什物悉皆損捨營
立精舍設大法會普為眾生懺滅罪苦速得解脫傾捨既盡創
立草庵妙光亦自立庵草衣木食晝夜勤苦

亡名僧著歲銘自况釋氏通鑑

北周武帝天和二年釋亡名初周帝勅為夏州三歲尋欲官之
是年五月冢宰宇文護以書勉之名答以收迹岩中攝心塵外
此本志也安能憤憤久住閻浮地乎因著寶入銘云余十五而
尚文三十而重執位乃喟然歎曰夫以迴天倒日之力一旦早
凋岱山磐石之固忽焉燼滅定知世相無常浮生虛偽富貴名
譽徒勞人耳乃棄簪弁剃鬚髮衣納杖錫聽講談玄誓欲枯木
其形死灰其慮降此患累求以虛寂乃作絕學息心箴銘曰法
界中有如意寶人馬九緘其身銘其膺曰多知多事不如息意
多慮多失不如守一慮多志散知多心亂心亂生惱志散妨道
英賢才藝豈是為愚弊

雪峰作頌化人釋氏通鑑

唐懿宗咸通六年七月雪峰登象骨山曰真吾居也乃誅茅為庵學徒翕然其山屬福州侯官縣環控四邑峭拔萬仞先冬而雪盛夏而寒因以雪峰名山焉師住山後嘗作頌曰光陰迅速暫須更浮世那能得久居出嶺年登三十二入閩早是四旬餘它非不用頻頻舉已過還須旋旋除報與滿朝朱紫道闔王不怕佩金魚後僖宗聞師道風賜號真覺大師

玄沙因父死而悟道釋氏通鑑

唐懿宗咸通八年福州玄沙宗一大師閩人姓謝氏父以釣魚為業因夜泛船隊求玄沙鼓棹而救因見水中月乃云先達有言一切諸法皆如水月若父存與其同殺只益三途之苦今既不可救可捨緣出家報其恩也於是投師受具布衲芒履食才接魚終日宴坐與雪峰義存禪師親近師資道契雪峰以其苦

行呼為備頭陀嘗携囊出嶺欲過徑諸方忽到險峻之處築着脚指血流痛楚歎曰是身非有痛從何來是身是苦畢竟無生休休達磨不來東土二祖不往西天從此回節嶺嶠與雪峰同力締構玄徒臻萃師入泐决罔替辰昏又閱楞嚴經發明心地由是應機敏捷與修多羅真契諸力玄學有所未决必從之請益至與雪峰徵詰亦當仁不讓雪峰曰備頭陀再來人也後忽夜夢父來謝云得子出家我得生大故來報汝

濟人

以佛法救濟人忠難者

安慧祈神水愈人釋氏通鑑

晉懷帝永嘉三年高僧安慧則值天下疫病祈得神水兩甕服者皆愈又自書大品經入火不燒

佛圖澄善言致石勒少殺釋氏通鑑

東晉元帝元興四年時佛圖澄告石勒曰王者德布化洽則四靈表瑞政弊道消則彗孛呈妖常蒙著見休咎隨行古今之常證也勤甚悅之被誅者免十有八

法開以醫利人釋氏通鑑

東晉穆帝升平五年沙門于法開蘭公弟子也善放光法華尤精鑿法嘗值婦人在草危急開曰此易治耳主人宰羊欲為淫祀開令取肉為羹進竟因氣針之須臾羊膜裹兒而出是年孝宗有疾開視脉知不起乃不鑿而帝果崩或問法師高明剛簡何以鑿術經懷蒼曰明六度以除四魔之病調九候以療風寒之疾自利利人不亦可乎

法曠能呪濟人疾釋氏通鑑

東晉孝武帝太元元年法曠初止潛青山謝安郝超皆往致敬興寧中東遊若耶止昌原寺時多疫疾曠善神呪百姓疾者祈之皆効有人見曠之行住常有鬼神數十衛其前後孝武帝欽其風請出京止長干寺事以師禮

僧富畫膏救小兒釋氏通鑑

東晉孝武帝太元十三年道安法師有弟子僧富因還魏郡有一劫人劫一小兒欲取心肝以解神願富見乃曰大人五藏可用否劫戲言亦好富自取劫刀畫背至臍群劫奔走即送小兒還元家時路人見富因問其故還家取針縫其腹皮塗以藥舉還寺將息少時而差

法進割肉以食饑人釋氏通鑑

東晉安帝義熙九年涼土大饑釋法進自割肉啖饑民民取其

肉盡而卒

慧寂燒臂救人 釋氏通鑑

梁武帝大同四年慧集法師凡人有疾求療師曰但一心念我即愈所救不可勝紀正月二十一日燒兩臂救人其夜入滅

法濟能呪水治病 釋氏通鑑

隋煬帝大業四年釋法濟通微知異發迹陳世及隋二主皆宿禁中呪水治病無不治者是年辭帝而化

藥王發願普施藥餌 釋氏通鑑

唐玄宗開元二十五年藥王姓韋名古字老師踈勒國人身衣毳袍腰懸數百胡蘆頂戴紗巾手持藜杖常以一黑犬同行時人疾忘痛多疼困即遂發願普施藥餌無不痊平覩之者便愈

貧病其犬化為黑龍背之冲天而去

濟物

以佛法救濟物命者

長者活魚生天 事文類聚

流水長者自在先王之子也見一池其水枯涸於其池中有十千魚遂將二十大象載皮囊盛河水瀉置池中水遂稱滿又為施食解說十二因緣并稱說寶勝佛名後十年魚同命終生忉利天是諸天子復至本處空澤池所復雨天華便從此沒還忉利宮

勸世

勸化世人為善者

洪偃戒貪以身布施飛走 釋氏通鑑

陳文帝天嘉五年九月陳法師洪偃謂其徒曰世人為貪心之所暗貪已則惜落一毫貪他則水無厭足身死復高墳重槨一何可歎吾今瞑目之後以此脯腊鄙形布施飛走言畢合掌而逝次日弟子如其誠尸墮於鍾山東岡焉

法慧

有佛法慧性者

比丘尼以浴喻桓温

晉書

桓温字元子晉康帝加大司馬都督中外諸軍事以雄武專朝覬覦非望時有遠方比丘尼名有道術於別室浴温竊窺之尼裸身先以刀自破腹次斷兩足浴竟出温問吉凶尼云公若作天子亦當如是

釋智則八身赴供

釋氏通鑑

唐太宗貞觀二十年時釋智則止辨才寺雖同僧住而房室蕭然眾號為狂者則笑曰道它狂者不知自狂出家離俗只貪衣食行住遮障鎖門鎖櫃種種聚歛沒沒不安此而非狂更無狂者乃撫掌大笑又能分身兩處赴人之供意夜唯端坐云

六祖言仁者心動

釋氏通鑑

唐高宗儀鳳元年正月六祖到廣州法性寺值印宗法師講涅槃經時有風吹幡動一僧云幡動一云風動祖乃云非幡動非風動仁者心動二人言下大悟印宗詢之即執弟子禮乃為六祖落髮請智光律師授以大戒

六祖示薛簡心要

釋氏通鑑

唐中宗神龍元年四月中宗降御劄召曹溪六祖入京其辭曰朕請安秀二師宮中供養萬機之暇每究一乘二師並推讓云